

# 女醫師與 小病人

~ BENJIE ~

班吉是華醫師的小病人  
湛藍的雙眸神似她早夭的孩子  
讓她更堅決拯救這個受虐兒  
但她得跨越班吉家人的百般阻撓  
才能贏回他受治療的權利



Henry Denker / 著  
繆靜玫 / 譯



心燈 H27

# 女醫師與小病人

BENJIE

---

作 者／Henry Denker

譯 者／繆靜玫

編 輯／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 行 人／王聖毅

出 版 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之4

電話：(02)2332-0430

(02)2339-2500

傳真：(02)2332-9817

郵政劃撥：18324544

排 版／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印 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02年9月一版一刷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BENJIE Copyright © 2002 by Henry Denker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2 by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定 價／330 元

ISBN／957-451-063-8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女醫師與 小病人

~ BENJIE ~

Henry Denker / 著  
繆靜玫 / 譯







「把你討厭的手拿開！」小男孩的聲音傳遍了整個地區。醫師，正在回辦公室的途中，突然轉身，朝候診室走去。

這裡是設在櫃檯過去一點的一個小而彎曲的開放區域。椅子沿著牆擺放，空出一塊鋪地毯的空間給幼兒使用。在一堆玩具中間——洋娃娃、汽車、樂高和其他積木玩具——有差不多十二個小朋友，有男有女，分散在地毯上，全都專心玩著手中的東西。

這些椅子中，有七張為焦急的家長所占據，六女一男，他們每個人都想隱藏一種姿態，而這醫師太熟悉了——那種夾雜了恐懼、防衛和沮喪的令人同情的混合體。另外還有透露出晚上失眠的疲勞雙眼、情緒痛苦，以及最後的，一股深深的羞愧和罪惡感。

每天的情況都一樣。人數或許每天不同，但模式總是悲慘地類似。只有一件事令醫師感到安慰。這些家長按時帶孩子來接受治療，在他們的合作下，大部分的孩子都能獲得幫助，進而重新朝快樂人生邁進。

有時候（就她的觀點是太頻繁了），她發現一些孩子是幫助不了的。受虐太久、太深所造成的傷害，即使最密集的治療最後也徒勞無功。



但是在她這個特殊的，以及經常充滿悲憐的職業裡，她已從實際的從業經驗中，培養出一種對不幸孩子的特定專業直覺感。她有一種沮喪感，現在，她就發現了這麼一個個案。因為，在候診室的角落，離櫃檯最遠的地方，彷彿躲藏似的，就坐了一位看起來頗為苦惱和難為情的少婦，她顯然就是那個正在反抗的男孩的母親。她試著將一頂骯髒的棒球帽從一個八、九歲、充滿敵意的男孩頭上拿下來。

「在室內不要戴帽子！」那位少婦說。

他爆發出來，「把你討厭的手拿開！」語氣甚至比之前還要氣憤。

「班吉，拜託，」她求他小聲一點，難堪地低語著。

那名小男孩突然離開她身邊，故意走到一個孩子正在組合的小塑膠積木旁。他惡劣地往那積木一踢，把拼好的積木踢散了，塑膠積木到處飛……

「班吉！」那位少婦絕望地懇求著。

那名小男孩引起醫生的注意了。她前去干涉時，他正準備要大叫。她用帶有權威的口吻命令，「你！班傑明！跟我來！」

雖然她主張不穿醫師的白袍，也不要配戴任何和醫師有關的標示，但那名男孩的母親知道她一定就是醫生。她立即開口道歉。

「醫生，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他以前不會這樣。從來都不會！」她極力辯解。

醫師注意到那明顯的事實，可是她忍住沒說話，以便專心應付那個男孩。



「班傑明！」她說。

小男孩瞪著她。為表達反抗之意，他打算在已經支離破碎的積木上再補上一腳。他的腳開始擺動了。

「班傑明！你敢動腳，我就請你離開！」醫師說。她的命令不僅是威脅，同時也帶有一種診斷意圖。

小男孩猶豫了，接著他的身體慢慢放鬆，不再有生氣的姿態。他的腳慢慢放下來，可是他還是不肯面對醫生。

「班傑明！過來！」醫師命令道。

男孩躊躇的、不情願的、低著頭以避免看其他人的，開始移動腳步。當他走到醫師身邊時，她沒說半句話就開始走了，男孩緊跟在後。沒走幾步，她就伸手拿掉他頭上的棒球帽。他做出本能的反應，迅速阻止了她。但他終於滿足於從她手中搶回那頂帽子，在他們沿著走廊走時，只是緊緊地抓住它。

他們經過一間檢驗室、兩間會談室和幾間私人辦公室，最後才到達一間辦公室，房間牆上掛著一塊乾淨的金屬牌子，上面寫著「柯琳·華勒斯醫師」。

就「兒童保護中心」這樣樸實的機構來說，這是間不算小的辦公室，凸顯出她「兒童受虐服務處」處長的地位。這房間因為擺放在櫃子裡，甚至延伸到地板上的書、檔案和醫學論文而顯得比原來還小。

華醫師示意要班傑明進辦公室。他走進去，滿臉的不高興。她指著一張椅子，他坐了下來，手上依舊緊抓著寶貝的骯髒棒球帽。為了營造一個較為和



善、不那麼職業化的氣氛，她沒坐在桌子後面，而是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他們彼此對看著。在她看來，這位未來的病人可能將近九歲，甚至可能是十歲。蒼白的臉使他湛藍的雙眼更為突出。緊繃的臉，是典型的受虐兒，然而身上卻沒有明顯的受虐徵兆。她發現，撇開這個孩子那麼明顯的敵意不談，他倒是很有魅力。

這孩子也謹慎觀察這個強悍、跋扈的女人。從他的觀點來看，他必須勉強承認，她長得不錯。金髮，像電視明星，可是她的更為整齊。我討厭鬚髮。還有，她坐下來時不會那麼高，感覺不會那麼跋扈。她自以為很強悍，但等著瞧。是的，女士，等著瞧。

「班傑明……」她展開面談。

他立即糾正她，「班吉！」

「好吧，班吉，」她讓步好讓他覺得安心。「班吉，告訴我，你的全名是什麼？」

「傑克森。」他傲慢地又加了一句，「班吉·傑克森！」

「班吉，你知道你媽媽為什麼帶你來這裡嗎？」

「不是我媽媽！」

「外面那位女士……」

「不是我媽媽，」他再次打斷她的話。

「那麼她是誰？」醫師問。





「阿姨……」

「阿姨，」醫師重複他的話，同樣用職業性的語調。「她叫什麼名字？」

「蘇菲。」

「蘇菲阿姨，」醫師理解了，接著問，「班吉，你媽媽生病了嗎？」

「沒有！」

「在上班嗎？」醫師問。

「沒有！」班吉說。

顯然，他不會主動提供任何資訊。

「那麼為什麼你媽媽沒帶你過來呢，班吉？」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顯然不是真的。他究竟是因為抗拒，抑或是需要隱藏真正的理由而說謊，她無法判定。還得再問幾個問題才知道。

再幾個問題也沒挖出多少資料，可是卻顯露出他需要許多精神上的治療。華醫師帶他到其中一間小觀察室裡，誘使他使用裡面他感興趣的玩具和書，然後趁此機會從蘇菲阿姨那裡多了解他一點。

一回到辦公室，她就坐到桌子後面，而一待班吉的阿姨到達她前面，醫師便直接但不很唐突地進入主題。「那麼，蘇菲阿姨，你的全名是什麼？」

「看，我最好不要進一步涉入了。第一，艾德根本不贊成這麼做……：他不會希望我們的名字和這件事扯上關係。」



「我假定艾德是你的丈夫。當然，他不願意與這件事有關係，可是你不是，所以我必須知道你的全名，」華勒斯堅持。

她猶豫了一會兒（這讓醫師隱約得知這名少婦有多怕她的丈夫），然後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史坦希·蘇菲·史坦希。」

「史坦希太太，為什麼是你帶班吉來的？」

焦慮中，蘇菲誤會了醫師的問題，因為她傷心地承認，「我們拿他沒辦法。我們試過了，誰都不能說我們沒試。我的意思是，事情發生時……：：：：社交最好把班吉交給寄養家庭時，我姊姊梅麗莎哭著跑來跟我說，她不希望把班吉交給陌生人……：：：：我把這件事跟艾德說……：：：：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惡人，也不嚴厲，可是他白天工作時間很長，所以晚上回到家時不希望有任何麻煩。我要為他說話，我提出要求時，大部分時候他都會照我的意思去做。」

雖然醫師已得到比她原先期待還要多的資訊，但她讓蘇菲繼續講下去，希望能再發覺以後可能有用的線索。

「所以，艾德答應了。現在，我得跟你說，艾德有時候答應的事會讓你後悔他答應了那件事。可是這次……：：：：我要幫艾德說話，這次他試過了。他下班回家時總會想辦法和班吉說話。最主要是談運動，那是艾德主要的話題——運動。週末時他會帶孩子到公園玩足球，還會帶他去看足球比賽。嗯，事實上只看過一次。你知道的，艾德高中時是足球後衛。我要說的是，我們已經試過了，我們兩個都試過了，給那孩子一個家，可是沒有什麼幫助。他和我們在一



起時的情況並不比和梅麗莎在一起時要好，而天知道她年紀輕輕就有夠多麻煩了……」

蘇菲意識到自己說的比原來打算要說的還多，於是突然打住話。

「究竟是什麼樣的麻煩？」

當蘇菲繼續說下去時，速度變得更慢而且謹慎了，「和伯特有關，她丈夫。他離開了，就這麼離開了。我想，應該說是遺棄。」

「這是多久以前發生的事？」

「兩年前，」蘇菲說。

「所以，過去兩年班吉實際上是沒有爸爸囉，」醫師說。

「嗯……也不盡然……我的意思是，伯特並不是班吉的父親，」蘇菲說。

「那是麻煩的一部分。即使梅麗莎有孩子，伯特還是娶了她，結果孩子成了個問題。這很奇怪，沒人期待……」

「什麼很奇怪？」華醫師問。

「這孩子，一個長得很標致的小男孩，而且有著你會喜歡的乖巧，突然間……我的意思是像是一夕之間……就變得很難應付。他什麼話都不聽，一個星期被學校送回家兩、三次。在家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他高興時出去，高興時又回家。一個那個年紀的孩子啊，和其他孩子打架，打壞他們的東西。偷東西，是的，還偷東西。沒有人……我的意思是沒有人管得了那孩子。這是我帶他來這裡的原因。」



「他的母親知道你帶他到這裡來嗎？」華醫師問。

「我告訴過她。」

「她怎麼說？」

「她聽起來……聽起來像是……鬆了一口氣。是的，我想就是如此——鬆了一口氣。」

「你知道，除非班吉的母親同意，否則你無法執行……無法帶他來這裡。」

「你的意思是，你必須見梅麗莎嗎？」蘇菲問。

「她身為他的母親，對他有法律上的責任。所以，沒錯，我們必須見她，然後我們才能採取接下來的步驟，」醫師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現在必須把他帶回去？」

「是的，」華醫師說。「可是在你走之前，要先到櫃檯幫班吉的母親預約一個時間來見我。」

「好的，我會的。」

蘇菲往門的方向走去，在那裡停了下來，好像還有話要說，但忍了下來。醫師明白，蘇菲以為她可以把這個小麻煩留下來，卸下自己的責任。她可不想把孩子帶回家面對那沒耐心的丈夫。

在蘇菲在櫃檯預約時間時，華醫師回到觀察室，發現班吉把地板上、櫃子裡所有的書都收集在一起，把它們堆得高高的，幾乎和他的個子一樣高。他聽到開門的聲音，就往那堆書的底部踢下去，成堆的書倒了下來，散得到處都



是。

他轉身瞪著華勒斯，大膽地用幸災樂禍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傑作。

「班吉，該和你的蘇菲阿姨回家了，」醫師宣布。

小男孩的臉上頭一次露出淺淺的微笑，勝利的微笑。他露出他打贏了這場戰爭的表情。

「可是你會再回來，」醫師警告他。

「你這麼認為嗎？去你的，醫生！」小班吉·傑克森大步走出觀察室。



一個平常的日子。然而，對華勒斯醫師來說，它感覺起來是更悶、更沈重、更難過，她也說不上來為什麼。

這一天，華醫師看診的其他個案都是不同階段的治療。所以，在打開自己公寓的門時，她仔細想想，找不到一個理由來解釋自己不平常的沮喪感覺。

這棟公寓相當新，即使已經在這裡住了一年多，她還是可以聞到新漆的味道。這棟綜合住宅位在這座忙碌的中西部城市的新高級中產階級住宅區裡，附近醫院的擴展和急速成長的新工業引來了許多專業人士和年輕經理人，他們需要這種舒適、方便的住宅，他們也負擔得起。

華勒斯把鼓脹的公事包放在桌上。她想了一下，要不要跑步呢？通常她會穿上運動衫和跑步鞋，跑個四哩，就可以拋掉看診時的疲憊和情緒耗損。她差不多每天都會沿著她住家那條街跑，最後跑到一座小型的市立公園，然後再繞著一所私立學校裡的運動場跑。她從那裡往回跑，讓自己徹底流汗。

西蒙·佛萊德曼（她有時察覺到他對她關心過度），曾經不只一次地對她說，「柯琳，現在日光節約時間已經結束，天很早就黑了，或許你該弄個室內運動機器。比較安全。」



老好人西蒙，她想。雖然他只比她大兩歲，但她就是這麼叫他。他總是擔心她。談到猶太媽媽們時，猶太醫師們更是擔心。但就西蒙的例子來說，可能有特別理由——三年前，他三十二歲的妻子才死於乳癌。

今晚，她決定洗個熱水澡，隨便吃頓的晚餐。她已開始放水，正在脫衣服時電話響了。她試著不要接，可是她知道她會去接。她總是會這麼做，任何電話都可能是緊急事件。年輕病人總是有自殺及威脅要自殺的傾向，她在處理上並沒有什麼差別。在她心中，沒有所謂無意義自殺威脅這種事。

「華勒斯醫師，」她回答。

「我是佛萊德曼醫師，」西蒙回答得很正式，接著放鬆下來，「柯琳，在辦公室那麼正式是一回事，可是在家，要放鬆。至少放鬆到同意和我一起吃晚餐。城裡有一家新開的法國餐廳，有從紐約最好的餐廳來的廚師，我們去試試看。」

「對不起，西蒙。今晚不行，」她請求免除這個約會。

他緩和的語氣中帶有輕輕的責難。「你說『今晚不行』的語氣，聽起來好像改天你就會說好，可是你始終都沒答應過。嗯，我要警告你，我們猶太人可是很堅韌的。這是遺傳。在摩西帶我們出埃及之後，在抵達聖地之前，我們在沙漠裡過了四十年。所以我們不會輕易放棄的。我會再打來的。」

「我很抱歉，西蒙。可是今晚……某件事……我不知道……我再不去關水，水就要滿出來了。」



「當然，我了解，至少你今晚不跑步。明天見。」

她掛斷電話，對再次回絕他的邀請感到有點罪惡感。她心想，西蒙這個老好人，他比較有興趣的是確定我安不安全。我今晚不跑步，顯然他就放心了。她快跑進浴室，及時把熱水關掉。

她在浴缸裡已經泡了一個多小時的芳香澡，感覺白天的緊張慢慢溶解。擦乾身子時，她看到自己在門上長鏡子裡的裸露身體。片刻的觀察裡，她對自己很滿意，對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來說還不算差。不管別人怎麼說，跑步確實有代價。

她洗了她那頭短短的金髮，在用白毛巾把頭髮包起來時，她心想，我所做過最實際的決定就是把頭髮剪短。以我的日程安排來說，如果我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甚至三個星期沒上美容院，氣味清新的洗髮精就可以讓它看起來相當美。不，她認為，比相當美還要好一點。

在吃著三明治配上一杯酒同時，她瀏覽了一本早上剛寄到的精神醫學雜誌。可能是她所讀的文章主題的關係，叛逆班吉·傑克森的影像不知怎麼地慢慢地進入她的意識裡。那個影像變得好清楚，她幾乎可以感覺到他就她在她房裡。

他那雙稍早曾經藐視她的藍眼睛現在似乎和當時一樣清澈，可是已不再具





有敵意和藐視。它們好像在懇求幫助，然而，她在他身上查不出這類的訊號。她一直都是挑釁的。

慢慢的，一開始很輕微，接著有一種模糊但愈來愈痛的感覺，她知道什麼人的藍眼睛在懇求她幫忙。不是班吉·傑克森，是另一個九歲的男孩。

事情彷彿才剛發生。但自從他在紐約機場跟她道別開始，到現在已經將近四個年頭。他不想去，可是她解釋道，「只要兩個星期，然後我們整個夏天剩下的時間都可以在一起。」

「為什麼我一定要去？」他仍然不放棄。

「道格拉斯，他是你爸爸……」

「那他為什麼不在這裡，而在英國？」

「他的公司把他調到那裡，」她試著解釋。「他希望你過去和他一起住，他甚至為這件事上法院。」

「讓你們兩人離婚的同一所法院嗎？」她兒子說。

不論她多常、多有耐心地解釋，道格拉斯就是不願接受離婚是他父親而非法院要求的事實。就像他總是排斥和他在一起一樣。事實上，他們的離婚深深傷害到他，他覺得被拋棄了。

機場人員提醒他們，「我們全都登機了，準備要起飛了。」

「現在，道格，走吧，和爸爸好好過。他會在機場等你的。」

「她也會在那裡嗎？」她兒子問。